

烽火少年

飘零的落花

翟英琴 著



那个风起云涌、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远去，但流传下来的故事，依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。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见证了那一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历史，记录下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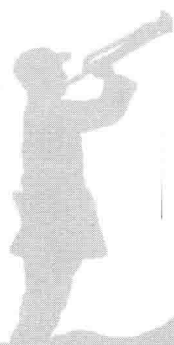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烽火少年

飘零的落花

翟英琴 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零的落花 / 翟英琴著. -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8

(烽火少年)

ISBN 978-7-5376-8309-8

I. ①飘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革命斗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6886号

声明: 本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, 其中的部分人名、地名和事件既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, 也有作者的创作元素。任何涉及真实人物(包括健在的以及逝去的)、真实场景、历史事件的部分, 所使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小说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。

烽火少年——飘零的落花

翟英琴 著

选题策划: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: 吴立刚

责任编辑: 刘彦萍 武国林 内文绘画: 吴子晋 徐 辉

美术编辑: 吴立刚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

电话 010-87653015(发行部) 传真 010-87653137(发行部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×1300 1/32

印 张 5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6-8309-8

定 价 15.00 元

目 录

一 红发卡·····	1
二 灰衣襟·····	9
三 七孔笛·····	19
四 五角枫·····	29
五 树皮画·····	37
六 老照片·····	47
七 酸枣核·····	57
八 土专家·····	67
九 唐河殇·····	75
十 天湖恨·····	86
十一 旗袍裙·····	96
十二 无人村·····	106
十三 花塔山·····	116
十四 梯子沟·····	124
十五 道士观·····	134
十六 白银谷·····	142
大地回响·····	153

红发卡

我让自己坚强，再坚强，可手还是忍不住颤抖。明天是我的八十八岁生日，依照惯例，我打开樟木箱子。在我珍藏的物品中，它依然最鲜艳，最醒目。记忆之河汹涌而来，我的生命之船猛烈地颠簸着，我的手被浪花打得愈发颤抖，几乎拿不稳它——一个带有蝴蝶结的红发卡……

她叫方莼依，是我和姐姐白梅转入白求恩卫生学校认识的第一个同学。那天，我和姐姐提着妈妈精心为我们准备的包袱来到学校，方莼依迎接了我们。她犹如一株嫩柳，婀娜地站在简陋的校门口，与学校的环境极不相称。我甚至怀疑她的真实性。

阳光洒在她细白的皮肤上，泛着淡淡的金色。一对



善睐黑眸闪着唐河水一般的光波，温和而广阔。她跟我们一样，留着齐耳的学生头。与我们不同的是，她的头上有个带着蝴蝶结的红发卡。“你俩跟我一个队，队长让我来接你们！”说完，她朝姐姐伸出手。我以为她要接姐姐手中的包袱，可她却迅即将手缩回，转身自顾朝学校走去，留下我和姐姐尴尬地互相看着。

方莼依不冷不热的表现并未影响我们对这座陌生学校的好感，因为在我们的的心中燃烧着信念的火种。

人们习惯将白求恩卫生学校简称为白校，其实它在筹建之初叫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。据说起初它隐藏在保定完县（今河北顺平县）神北村。神北村紧靠唐河。学校筹建那年的夏末秋初，连降暴雨，唐河洪水泛滥，为保证学校师生安全，才转移到唐县的牛眼沟村。牛眼沟村是个山高谷深的偏僻小村庄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们这些延安卫校的师生是分批来到这里的。

牛眼沟村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名字。我看不出它哪里像牛眼，却能看到形似牛眼的东西，比如那挂在枝头形状饱满的枣。这里满山净是枣树、杏树和柿子树。我们是秋季来的，红透的枣零星挂在枝头，看样子它们是采摘后遗漏下的。阳光正努力给柿子涂上橙红，也为绿色



的山野洒上橙色、红色和橘黄。我们的新学校就掩藏在深山中这个名叫牛眼沟村的地方。

我喜欢这片大山，悄悄下定决心要抽时间去山里走走。然而，我的好心情在我们到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破坏了。破坏者就是方蕊依！

“谁的包袱？！”她拎起铺上的包袱扔到地上，气咻咻地说，“我的发卡差点儿被压断！”

一股酸涩的液体从心脏部位向上涌来，我的喉咙涩涩的，鼻子酸酸的。我弯下腰，默默捡起地上的包袱，把它紧紧抱在怀里。抱着它，就好像抱着妈妈。

方蕊依从床铺上拿起红发卡，戴到头上，霸气地指着我说：“这是我的铺位，你怎么可以将破包袱放在我这儿？”

我的包袱上的确有个补丁，但它一点儿都不破。补丁是妈妈用细细的针脚缝的，在我看来，它就像包袱上的一朵花。煤油灯的火苗跳跃着，我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我克制着自己，不想让眼泪掉下来。

“对不起！我妹妹没看到你的发卡！”姐姐白梅站出来替我解释。

我叫白兰，白梅是我的孪生姐姐。我们两个长相极



像，不同的是肤色。她白，我黑。妈妈说，姐姐降生于阳光灿烂的下午，我则出生在太阳落山之后，这是我们肤色不同的原因。我知道，这话是妈妈用来安慰我的。

我们睡的是通铺，砖头石块垒砌的支柱，上面铺了木板、柴草和棉花褥子。据说这些褥子是牛眼沟村的乡亲们贡献出来的。每个铺位都是窄窄的一小条。我的铺位紧挨着方莼依的，放包袱的时候，我的确没看到她的发卡。委屈像一头被关了许久的野兽，撞击着我的躯体。我的眼泪争先恐后扑簌簌掉落下来。

“你还哭？”方莼依指着我说，“难道我说错你了吗？呜呜呜！”她突然爆发出一阵哭声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我的哭是无声的，是压抑的；她的哭却是经过渲染的。

我泪眼婆娑地看着方莼依，不知道这个比自己个头儿高的女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

“这么窄！怎么睡？”她轻轻擦拭着腮边，我没看到泪光。然后她开始在昏黄的灯光中踱步，“早知道条件这么艰苦，死活我是不会来的！”她好像在向周围所有的人倾诉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语。“本来宿舍就很挤，一下子又装进两个！”她瞟了我一眼，好像我不该站在她面前，甚至都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似的。本能让我后退了一步。


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了一丝怯意。

我和姐姐几经颠簸，才从延安来到牛眼沟村，难道等待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人？姐姐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轻轻捏了两下。这是我和姐姐之间的暗语，捏一下表示“要坚强”，捏两下代表“我和你在一起”！

我松了一口气，牙齿咬着下唇。姐姐会心地朝我笑笑。她知道我已经咽下了刚才的不快。

“你可以走！现在就离开！”一个又高又胖又黑的女生从墙根蹿到方莼依面前。由于速度快，她的齐耳短发像鸽子的羽翼张开又倏地放下。“这是抗战队伍的卫生学校，不欢迎你这样的娇小姐！”她毫不留情地对方莼依说。

难道方莼依真是娇小姐？娇小姐为什么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？我再次打量着方莼依，从她的衣着看，确实比我们讲究一些。

“卫生学校不是你家开的，我愿意来就来！”方莼依理直气壮迎着对手挑战的目光。

抱打不平的女生呵呵笑起来，指着我和姐姐对方莼依说：“这是白求恩大夫筹建的学校。白求恩和白梅、白兰是一家子，都姓白！你敢在白家的学校撒野？”

方莼依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，仿佛里面装着波涛汹



涌的大海。我以为她要反驳抱打不平的女生，谁知却扑倒在床铺上抽噎起来。“胖妮！你会为你今天的话后悔的！”她边抽泣边呜呜地说。我这才知道为我抱打不平的女生名叫胖妮。

胖妮用鼻子哼了一下，一甩头发，大摇大摆走到墙根，一屁股坐到床板上。床板立即发出嘎吱、嘎吱的声响，好像不堪重负一般。她蜷起双腿，像圆规一样画了个半圆，整个身体就来到床铺上。床板继续响着，她伸手拉开被子，随即躺倒，钻进被窝，歪着头看着方莼依，就像方莼依的哭跟她无关似的。

方莼依的肩膀剧烈地抖动着，呜呜的哭声连绵不断。

姐姐松开我的手，走到方莼依身边，把手轻轻搭到她的肩上，低声说：“我和妹妹初来乍到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！”

方莼依像被马蜂蜇了一般，腾地直起身子，目光逼视着姐姐说：“如果她的包袱压断我的发卡，我会跟她拼命！”

我惊了一跳。为了一个发卡至于拼命吗？很显然，姐姐的疑问跟我的一样。“如果真压断了，我们会想尽办法赔你的！”姐姐硬气地说。她说出的每个字都十分清



晰，让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怎么赔呢？长这么大，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红发卡！从哪儿能买到这样的红发卡呢？姐姐几乎跟我形影不离，她有办法买到么？即使能买到，我们手头也没有足够多的钱。

“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最后的念想！”方莼依的眼睛中泪光盈盈，她轻蔑地说，“你们这些乡野中来的丫头，根本不会理解我对这个红发卡的感情！”

方莼依的妈妈怎么了？我的心怦怦跳着，不禁对方莼依产生了同情。

姐姐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方莼依。方莼依也注视着姐姐。在闪烁的煤油灯下，眼波为她们传递心语。方莼依说：“白梅，如果你知道红发卡的来历，就晓得谁都无法赔偿！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无法挽回，哪怕你有很多钱！你们要记住，红发卡是妈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！”她加重语气说。

原来，方莼依出身有钱人家，父亲是爱国的实业家，母亲是一家大医院的护士。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，她父亲变卖工厂支持抗日，母亲则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中。为了保护一个姓白的伤员，她母亲牺牲在一场突袭中。



我听了不禁又是一惊，暗想：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？我调整了情绪对方莼依说：“对不起！灯光太暗，我真没看到红发卡！”

方莼依的眼圈红红的。我知道，这一次她是真的哭了。

“吃饱撑的！”胖妮甩下这句话，把头扭向墙根，给了我们一个宽厚的背影。

“跟没文化的人无法交流！”方莼依盯着胖妮的背影说。

姐姐不想在我们到来的第一个夜晚再起纷争，马上岔开话题，聊起延安卫校的情况。同宿舍的人都好奇地听着，争先打听延安的情况。方莼依坐到床铺边，示意姐姐和我都坐下来。“延安”两个字如同日月，顷刻间照亮牛眼沟村的黑夜。胖妮虽然没把头转过来，但我知道她在听。是的，直觉告诉我，她在专心地听。

姐姐对延安的介绍，瞬间提高了我和她在宿舍中的地位。不知姐姐是否有这种感受，反正我是觉察到了，因为方莼依不再用轻蔑的眼神看我。

二

灰衣襟

每年的今天，都是我心情最复杂的一天。透明的塑料袋中，那片灰衣襟犹如一枚生病的叶子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瑟瑟发抖地等待每年的今天，等待我来开启樟木箱，等待与我瑟瑟发抖的目光相遇……

我一直在猜测方莼依的妈妈保护的白姓伤员是谁。看到方莼依情绪好时，我小心地问她这个问题。她摇着头冷冷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跟在妈妈身边！”她停顿一下，察觉到我脸上的不安，马上抢白道：“你也姓白，你认为那个伤员是你的亲戚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她的目光柔波中暗藏杀气。我感到一种冷从她的目光中穿透到我的心里。

面对我的寡言，她逼近我说：“就是那个伤员害了我



妈妈！妈妈为了救他牺牲了，可他也没能躲过鬼子的枪炮！这是我憎恨他的地方！妈妈的命因他丢了，他的命也没捡回来！可恶！”

面对方莼依的咄咄逼人，我又有了怯意。

“胡搅蛮缠！”身穿灰色布衣的胖妮横在我和方莼依之间，像母鸡保护鸡仔一样将我护住。“战争中哪儿有不流血、不牺牲的？”她粗着嗓门对方莼依说，“鬼子杀害了我全家老小七口，只有我命大逃了出来！如果你觉得亏，你拦着你妈妈别参加战争呀！既然你家那么有钱，可以逃到没有战争的地方去！”

方莼依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咬着银牙朝胖妮瞪眼。

“小心把你的眼珠子瞪出来，我还没学眼科，不会给你重新装进眼眶！”胖妮的嘴巴就像一挺机枪，每个字就像一发子弹，毫不留情地射向方莼依。方莼依的鼻翼翕动，眼圈渐渐红了。

“算啦算啦！咱这乡野丫头，犯不着跟大城市的大小姐争辩！人家的眼泪比咱的都金贵！”胖妮说着，拉起我的手朝门口奔去，“我知道哪儿有酸枣，酸酸甜甜的小枣，很有嚼头哩！”她的手温热而有力，连拉带拖，我被她带出学校。



我回望方莼依一眼，看到她的眼里有些许落寞，也有受伤的苦楚。

牛眼沟村的确是个好地方，遍山都是树木。看着山景，我的大脑中闪现出一个词——层林尽染。是的，我喜欢用层林尽染来形容牛眼沟村所处的环境。

“白兰，别和方莼依一般见识！”胖妮见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前面的山发呆，以为我还在为红发卡、为伤员的事闷闷不乐，就安慰我说，“她娇气，矫情，你别怕她！我刚来的时候，她嫌我身上有汗味，把我撵到墙根去睡！我原先的铺位是紧挨着她的！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。哼，我还不喜欢她的做派呢！”

她摘了一把酸枣递给我：“尝尝，味儿很浓！咱们多摘一些回去，分给你姐姐她们！”说着，她咧开嘴笑了，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绽放着健康的光彩，微黄的牙齿闪着瓷釉般的光泽。她用不大的黑色的眼睛直视着我。

我接过酸枣，也咧嘴笑了。我的笑是腼腆的，因为她的目光太直接，没有丝毫的遮拦就钻进我的心灵深处。

“白兰，我想……我想跟你做朋友！”在短暂的犹豫之后，胖妮像爆豆一般快速说出她的想法。

其实，在昨天晚上我已经把她当成了朋友。“嗯！”



我郑重地点头说：“我们俩的肤色才像姐俩呢！”我笑嘻嘻地说着，吃了一颗酸枣。这酸枣的味道果然不错，酸中带甜，甜里有酸，肉头也不薄。

“我娘说，黑是健康的颜色！鬼子进村扫荡的时候，她特意给我脸上抹了锅底儿，让我像煤球一样躲过鬼子的眼睛。可惜我的哥哥、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和我的奶奶、爹、娘，他们全被鬼子杀害了！我返回家的时候，他们留在地上的血还是热的！”胖妮说着，眼睛里闪着亮晶晶的东西。她的嗓音有些哽咽。很快，她把头一甩，好像这样可以甩掉所有的痛苦似的。“我一遍遍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坚强！一定要为我的家人报仇！我不哭！不哭！”说着，我看到两串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眶中蹦蹿出来，跳过有些粗糙的面颊，落到地上。

我把酸枣装进衣袋中，从背后抱住胖妮。她粗壮的身体颤抖着，好像里面有悲愤的火山要爆发。“哭是没有用的！”她抬起胳膊用袖口擦去眼泪，用硬邦邦的语气说，“我永远也忘不了妹妹那可怜的目光。她的肠子流了一地，眼睛睁着，好像在盼着我去救她！”说完眼泪又蹿出两串，滴落到我环抱她的手上。她边用灰色的衣袖擦泪边说：“我不会像方莼依那样，假装可怜，博取别人

